

新加坡的社会语言



新加坡的社会语言

吴元华 著

教育出版社

410.61
292

督 印 何家良
作 者 吴元华
封面设计 朱清坤

出版·发行 教育出版社
175A-179A Outram Park
Singapore (3)

版权所有 © 1978
一九七八年九月初版

新加坡的社会语言

THE SOCIOLINGUISTICS OF SINGAPORE

吴元华 著

教 育 出 版 社

自序

我自1955年南来到1977年底这一段期间，由小学、中学、大学到研究院，进而就业，大体上都生活在教育圈子里。但是至今为止，我的工作生涯的大部分时间却是在作行政事务：1970年荣誉学位毕业后，即加入政府部门服务；翌年进入研究院深造，并同时回母校南洋大学担任助理注册主任，半工半读完成硕士学位课程。在这期间，毕竟限于时间的关系，只是零星发表几篇文学与哲学的习作。

1976年5月我离开行政工作，担任南洋大学华语研究中心研究员兼讲师，这是我集中精神进行学术研究的开始；只是这一段学术生涯也为期甚短：1977年12月我辞去大学职位，进入商业机构任职。于是我的学术工作——至少是全时间的学术工作——至此告一段落。

二

在本书所收的十篇文章里，除了《华语应为华人的共同语》一文之外，其余的九篇是我在华语研究中心那一年

半时间里完成的作品的一部分。它们大致上反映了我当时的研究范围：即新加坡的社会语言，翻译和华文应用文等问题。翻译方面的主要作品，包括已经出版的一册《新马英语》^①，目前仍在《星洲日报·语文》连载的《英语新诠》^②和即将完稿的《帕金森定律》^③；应用文方面，是与华语研究中心同事共同编写的《华文应用文改革大纲》一书^④，和为新加坡广播电台“应用文讲座”写的一系列讲稿^⑤。而这里的各篇则主要是有关新加坡社会语言方面的作品。它们绝大多数都曾经分别在母校研究院、学术刊物和报刊上发表过。

① 《新马英语》（“*The English of Singapore and Malaysia*”）一书，作者为英国语言学者 R.K. Tongue。译本于 1977 年 10 月由新加坡联合出版服务社（*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出版。

② 《英语新诠》（“*Beyond the Dictionary in English*”）一书，作者为 Valerie Kay 与 Peter Strevens 教授。全书译文由 1977 年 12 月起在《星洲日报·语文》连载。

③ 《帕金森定律》（“*Parkinson's Law*”）一书，由南洋大学华语研究中心全体研究员共同编写。于 1977 年 5 月由新加坡教育出版社出版。

④ 《帕金森定律》（“*Parkinson's Law*”）一书，作者为帕金森教授。

⑤ 新加坡广播电台“应用文讲座”，由华语研究中心研究员主持，每人主讲六次。各篇讲稿由教育出版社、展望月刊连载。

新加坡是个多元种族、多种语言的国家，是个极佳的语言研究环境。新加坡不乏杰出的语言学者和社会语言学者，然而由于他们的研究对象或写作的语言媒介的关系，较少人以华文发表有关社会语言方面的文章。我不耻浅陋，以有限的语言知识，在这方面进行尝试。自知这几篇文章不够成熟，只是敝帚自珍，出版以就教于大方。

三

谨把本书各篇的主要内容扼要介绍于下：

·论华语：：解析“华语”一词的含意；说明它并不是新马地区称呼“汉语”的专用（或区域性）名词；解释所谓“新加坡华语”的意义等。

新加坡的社会语言现状：：全面分析新加坡的语言结构；各种主要和次要语言的功能和地位；各种族人民熟悉各种语言人数的比率；根据种族判断新加坡各主要语言的互通性系数；新加坡的语言政策与环境的关系等。

新加坡的两种语言制度：：分析新加坡的种族和语言结构；两种语言政策的理论基础；两种语言制度的形成；人民对两种语言制度的态度；教育上的两种语言制度；两种语言制度的发展趋势等。

·新加坡人的母语教育：：解释“母语”一词的定义；“母语”在语言学上和在新加坡教育上的不同含义；母语教育的重要性；母语与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间的关系；新

加坡人的母语教育：以图表分析母语、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在语言学上和在新加坡教育上的不同解释等。

《华语应为华族的共同语》：这是新加坡近来热烈讨论的一个课题。本文从语言、教育与社会各方面的因素说明华语何以应该成为华族的共同语。

《儿童期的第二语言学习》：从语言学、教育学、心理学和生理学方面的资料，强调儿童期开始学习第二语言的好处与必要；介绍学习第二语言最适当年龄的调查结果；教师和家长在儿童学习第二语言方面应扮演的角色；说明多种语言的社会如何提供有利的第二语言教学的环境等问题。

《语言里的外来词》：叙述外来词是任何一种语言里无法避免的一种现象；从外来词看文化交流的过程等。

《新加坡华语里的外来词》：新加坡各种族人民相处在一起，人民间互相借用语言的现象比比皆是。本文以实例把新加坡华语里的外来词加以分类说明，并指出报章在应用外来词时是如何的不一致等。

《通告的英语汉译错误》：翻译通告的目的，是为了把消息传达给更多的人，以取得更大的效果。只是，如果在通告的翻译上牛头不对马嘴时，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呢？本文以实际的例子指出新加坡许多公共场所通告的翻译毛病。

《谈应用文革新》：乃响应1977年的华文应用文改

革运动而写的。旧式应用文的使命已经完成，现代社会的情况迫切需要一种崭新的应用文写作方式，做为人民交际、通信的工具。本文指出应用文改革的必要，和现代写作应用文应有的态度等。

四

本书的篇次大致上是按照内容性质、而不是发表日期的先后而排列的。由于各篇的写作时间不同，并且基本上是各别独立的，所以某些重复的地方，在所难免。为了保存它们的原来面貌，在出版时没有加以改动。鉴于它们大都是有关新加坡社会语言的文章，所以命名为《新加坡的社会语言》。

最近，语文问题再度成为政府和民间广泛讨论的热门课题，足见它是新加坡人十分关心的一件事。本书的出版，颇合时宜。我希望它能对读者了解新加坡的社会语言有所帮助。此外，鉴于本书乃有关新加坡社会语言的尝试之作，我也希望抛砖引玉，盼望学者们在这方面作更广泛、更深入的研究，作出更大的贡献。

本书的出版，得到叶昆灿先生和教育出版社的热心协助和鼎力支持，我谨此一并致衷心谢意。

吴元华

1978年8月21日

东南亚研究丛书

主编：陈达生

- 1、《印尼文化论文集》 陈达生
- 2、《东南亚华人之研究》 崔贵强，古鸿迁编
- 3、《现阶段印尼华族研究》 廖建裕
- 4、《新加坡青年的意识结构》 宋明顺
- 5、《发展中的新加坡》 黎经富
- 6、《印尼——神话与现实》 李炯才
- 7、《新加坡的社会语言》 吴元华

目 录

◇ 自序	
◇ 论华语	1
◇ 新加坡的社会语言现状	7
◇ 新加坡的两种语言制度	31
◇ 新加坡人的母语教育	69
◇ 华语应为华族的共同语	82
◇ 儿童期的第二语言学习	95
◇ 语言里的外来词	121
◇ 新加坡华语里的外来词	125
◇ 通告的英语汉译错误	144
◇ 谈应用文革新	150

论华语



“华文”是外国人称中国人的文字^①，“华语”是外国人称中国人的语言。代表中国的语言，在中国大陆称为“普通话”，在台湾和香港等地称为“国语”，世界其他地区称它为“华语”、“汉语”或“中国语”。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地区向来称它“华语”。中国本身以“汉语”区分汉族与各边疆民族的语言。

现在一般人有个错误的观念，以为“华语”是新马地区人们称呼当地汉语的专用（或区域性）名词。其实，早在一九四〇年代，“华语”这个词就在日本学术界出现。当时日本的天理女子语学专门学校设有华语科，担任华语科主任的岛居久靖教授曾经出版许多有关华语研究的著作。其中包括一九四三年出版的《傳式华语教科书轻声词一览表》、一九四七年出版的《华语助词研究》、一九五六年

① 《汉语词典》简本，商务印书馆。1968年，第447页。

出版的《华语常用破音字图解》等书。一九二〇年代，日本还有一份《华语研究》的学术刊物，专门讨论有关华语的各种问题^②。此外，苏联学校有《华语课本》，台湾为外国人设有“华语中心”，可见“华语”不是个区域性的名词，更不是新马地区称呼当地汉语的专用名词。

二

从前，中原黄炎族，称中原以外地区的种族为东夷、南蛮、北狄和西戎，而自称为“诸夏”或“华”。张荫麟说：“夏商周三朝的遗墟，代表三个民族的移徙和发展。大体上说，夏人自西而东，商人自东而西。周人复自西而东，他们后先交错，相履叠，相同化，同时各把势力所及地方的土族同化。在一千数百年间，这参伍错综的同化作用搏结成一大民族，他们对于异族，自觉为一整体，自称为‘诸夏’，有时也被称并自称为‘华’。中华民国的‘华’字，起源于此。”^③“华”字之代表中国的名称，在古老的典籍里就出现了，如：《书经·舜典》说：“蛮夷猾夏”，又说：“华夏蛮貊，罔不率俾。”《左传·定公

② 马场久晴教授华甲纪念，日本天理大学学术研究会，1972年

③ 张荫麟《中国史纲·上古篇》，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

十年》说：“蛮不谋夏，夷不乱华。”以上两则都以华夏和蛮夷对称。相传燧人氏之世，有大人足迹出现于雷泽，华胥践而生伏羲。袁家骅说：“华字最早当出现于此。”④

说文解字》：“夏，中国之人也。”段注：说称夏以别于四夷。华（鱼部合口）夏（鱼部开口）音近，所指都是中原的居民。

袁家骅说：“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境内的华（夏）、夷、戎、狄、蛮等部落或部族已经经过了大规模的联合和溶合。战国以后，秦、楚、吴、越以至徐戎、姜戎、淮夷、蜀人、庸人等部落都包括在‘华’的概念里了。上古的这些部落是不是使用同一语言的亲属方言，到今天还是一个疑问，按照《左传》上涉及语言的记载，有些部落的语言似乎不是华语（汉语），至少彼此距离是很远的。”⑤袁先生以“华语”和“汉语”当做同义词使用，进一步证明“华语”即是“汉语”。

三

语言是社会的产物，它是一种活的东西，不断地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变化而变化，以适应社会的需要。语

④袁家骅《汉语方言概要》，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66年，第16页。

⑤同上，第4—5页。

言不能脱离社会生活而存在，它的发展和人民的迁移、宗教迷信、生产活动、风俗习惯等都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语言的发展，在极大的程度上是受了语言学以外的因素如社会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从纵的方面说，同一种语言会随着各时代的嬗变而嬗变，如中国古代的文言文演变成为现代的白话文，这是它适应时代的需求的结果；从横的方面说，任何两种语言一旦发生接触，都会产生互相影响的作用，结果互相借用对方的语言，以致产生语言学上的借词（或外来词）现象。

最近跟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英国外交官谈起语言的问题时，他开玩笑地说：“美国人不会说英语”，他绝无轻视美国人之意，而是英、美英语的词汇、语法和语音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这是语言随着社会环境而变化最显著的例子之一。华语又何尝不是呢？袁家骅说：“人们分布……面积日益扩大，距离较远的各地区的居民形成了独立的或半独立的生活集体，彼此来往减少，如果有山林沼泽的天然阻隔，竟完全隔绝。这样，原来相同的语言在各地区会发生不同的变化，形成了不同的方言，差别逐渐增加，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些方言还可能发展为独立的语言。”^⑧ 这是非常正确的话。中国（包括台湾）以外地区

⑧ 袁家骅《汉语方言概要》，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 1966年，第3页。

的华语，由于受到各该地客观环境的影响，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产生出许多反映各该地特色的词汇。即使在中国与台湾之间，它们的华语词汇意义就往往有很大的不同，这都是语言发展的自然趋势和必然结果。

富有浓厚地方色彩的词汇，一旦被广大民众所接受，就有条件被标准语所吸收，从而丰富语言的词库。袁家骅说：“方言词汇可以丰富普通话的词汇”^①，各地其他语言与方言跟华语的接触，正是丰富华语词汇的一个源泉。

四

学习华语，是指学习汉民族共同语，即标准汉语，不是指汉语方言。汉语，广义包括各省方言，狭义专指标准语，即普通话。

清末兴起的“国语”这个词，既指“国民”（民族）标准语，也指“国家”的标准语。汉族占全中国人口百分之九十六，汉语标准语成为全国通用的语言（即口语）是很自然的趋势，可是把汉语称为国语，要注意不产生否定发展中国许多少数民族语言的误解。一九五四年中国提出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现代典范的白话文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做为汉民族的共同语。

① 袁家骅《汉语方言概要》，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 1966年，第3页。

就是我们学习华语的标准：换句话说，学习华语，要学习标准的语音，规范了的词汇和语法才对。

至于语言的演变，是任何力量所难以阻止的，人们大可不必关心“该不该”有“新加坡华语”的问题，因为，事实上根本没有讨论“该不该”的余地，这是语言发展的自然和必然趋势。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人民所说的华语，不是大多数华人的母语，所以绝大多数华人所说的华语，都或多或少带有方言腔调，与普通话不尽相同。但是在新马地区，华语就是指普通话，以区别汉语里的无数方言。学校里教学华语的最终目标是希望尽量达到普通话里语法和语音的标准^⑧。本地区所说的“华语”的典型，仍是标准的普通话。所以，“新加坡华语”，就是富有新加坡地方色彩的汉语。

（原载：星洲日报·文化》。1977年10月13日）

⑧ 语言里的词汇最易受环境的影响而变化。除了基本词汇之外，各地不同反映各地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活状况的独特词汇。